

《民国水城县志草稿》

民国 赵端远纂

私馆

王俊清

本境在昔，私馆约数堂，学生人数百余之谱。近迅以晚（时）局变迁，兵匪交扰，存在者寥寥，人数递减。其教师之束修无定制，亦无补助，纯由学生负觥（担）。而教授得法，学馆稍发达者，惟现在本区之国民小学校，充副教之王卓人，门第中常约二三十人。

义塾

水邑城乡四境之内，竟尚私塾，义塾所以寥寥无几。光绪三年，城内文昌宫一堂、武圣宫一堂、城外忠烈宫一堂。教师束修，除薄取学生外，每堂学生仅二十余人。每年，每教师银叁拾两，系公款收入项下，向值年斋长取领。因束修菲而任教师者，多不严。而入义塾之学生亦系贫寒子弟，父兄不知书味，虽读多年，未见进步。于是任义塾之西宾与读书之东主均有拂意，竟废弛。

私馆补

因文化不开，人民顽梗^①，且狃户^②居多，虽有二三学馆，招生颇难，每堂学生八、九名或十五六名。教师学金年^③每年二十或三十元不等。若能毅力开化，则将来人民知识可期发达。

学校门

题请拨学添校疏 光绪二年 黎培敬^④

① 顽梗（wángěng）：愚妄而不顺服。

② 狃（zhòng）户：中国西南地区布依族（包括云南省境内壮族）的旧称。亦作“仲”，称“仲家”。

③ 年：此字应为衍字。

④ 黎培敬：字简堂、开周，湖南湘潭县人，咸丰十年（1860）中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

为恳请拨驻教职添取拔贡以励人材事。窃臣于布政使任内，会同按察使林肇元、粮储道吴德溥详称，案奉前任巡抚批据水城厅陈昌言具详，贡生李天极等恳请拨驻教职，添取拔贡壹案，批司核议详覆。等因。当经行查去后，兹准贵西道余思枢移据大定府吴钟兰，转据水城通判陈昌言详称：窃查雍正十年，将大定府通判移驻水城，即拨府地常平、永顺二里并学二名，归水城人考取。至乾隆四十二年，读书上进者多，又由平远州拨时丰、岁稔、崇信三里并学额三名，归水城人考取，定为额，进文、武学各五名。共廩增各六名亦由平远州裁拨归厅。凡岁科取进生员，俱归大定府学训课管束。维时事属创始，既未拨设教官，亦未添取拔贡。久之，教化风行、人文蔚起，共计入胶庠者百余人，中文举者五人，中武举者三人，中文、武进士者各一人。现在贡、廩、增、附亦有六七十人之多，皆拔学后之兴起可考者也。惟厅属距府学相隔二三百里或五六百里里^①不等，寒峻^②之士不但跋涉维艰，及一切训课管束亦不鲜有师承，加以水城一属设学百有余年，尚未添取拔贡，士林未免向隅。道光二十二年，曾经前厅与厅属士民捐修文庙，造册详报在案。兹值全黔肃清办理善后，该贡生李天际等以文庙为启化本源，教官为造士渊藪^③。既有文庙，应设教官训课，恳请援例移拨学官来厅，专司训课、管束，并恳援例逢选拔年分考取拔贡一名，俾得名归实际，学有专司。等情恳请转详，前来该厅。查《学政全书》内载“府学生员百里以外者，在州从州、在县从县，令州县教官代理训课”等语，而该厅毗连州县，相去道里大略与府城相似。今恳裁拨教官移驻专司，不特培植边地人才，实足转移苗疆风化。查贵州兴义县训导一员，系嘉庆三年由普安厅裁拨移驻该县；古州厅训导一员，系道光十三年由永从县裁拨移驻该厅。请即援该厅、县之例，裁拨训导一员，移驻水城。但由大定府学裁拨，似于府学体例不符同^④，惟平远向属中学学正一员，尽足以资训课，且当日平远拨来学额较多，兼之廩、增各六名亦俱由平远移拨，似应将平远州训导裁拨归厅，与例相合。

士，散馆授编修。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出任贵州学政。同治七年（1868）出任贵州布政使，光绪年间（1875—1879）任贵州巡抚。其任学政期间，补行各府州科试、岁试各八届，恢复贵山、正习、正本三书院经费，设养正义学一所。

① 里：此字应为衍字。

② 寒峻：寒微。

③ 渊藪（yuānsǒu）：犹根源。

④ 同：此字应为衍字。

所有从前厅籍取入大定府学生员，均请拨归厅学专管。惟廩生仅有六名，应照小学三年一贡之例，以免浮滥。其有厅籍生员充补府学廩、增者，应由学查明造册，申请详咨核办，以归画一而符定制。至“愚添取拔贡一名，查定例府学二名，州、县学各一名，如无文品兼优者，任听缺额”等语，该厅设学百有余年，士子涵濡^①圣化，稽古好学，争自濯磨^②，不乏经明行修之士，未得仰邀盛典，非添取拔贡，似不足以鼓励人才。拟请援照贵州仁怀厅、贞丰州、荔波县等处小学取进四名，每遇选拔年分考取拔贡一名之例，以下科选拔之年为始，择其文行兼优，拔取一名永为定例。如不得其人，任听缺额，毋滥。俾边微下士，咸知奋兴鼓舞，砥节砺名，实于风俗文教有裨。再裁拨教官移驻学署，该士民等自愿捐修，合并声明，牒请转详。等情。前由该府道查明，将送到清册备文，移送前来。该司道等覆查无异，相应详候会核具题。等情^③到臣。据此，该臣查得雍正十年，请将大定府通判移驻水城，即拨地常平、永顺二里并学额二名归水城管辖。至乾隆四十二年，又由平远州拨时丰、岁稔、崇信三里并学额三名，归水城管辖，定为额。进文、武学各五名，廩、增各六名。凡岁科取进生员，俱归大定府学训导管束。维时事属创始，未曾拨设教官，亦未添取拔贡。臣于布政使任内，会同按察使林肇元、粮储道吴德溥，详准贵西道余恩枢，移据大定府吴钟兰，转据水城通判陈昌言称：该厅由大定、平远拨文武学额各五名，廩、增各六名，归大定府学训课管束。第^④府厅遥隔，山峻溪险，相距二三百里或五六百里不等，寒峻之士跋涉维艰，若照《学政全书》内载“府学生员百里以外者，在州从州，在县从县，令州县教官代理训课”等语，而该厅毗连州县，相去道里大略与府城相似。兹愚裁拨教官移驻专司，不特培植边地人才，实足转移苗疆风化。查贵州兴义县训导一员，系嘉庆三年由普安厅裁拨移驻该县；古州厅训导一员，系道光十三年由永从县裁拨移驻该厅。请即援该厅、县之例，裁拨训导一员移驻水城。但于大定府学裁拨，似于府学体例不符。惟平远向属中学学政一员，尽足以资训课，且当日平远拨来学额较多，兼之廩、增各六名亦俱由平远移拨，似应将平远州训导裁拨归厅，与例相合。所有

① 涵濡：滋润；沉浸。

② 濯磨：洗涤磨炼。比喻加强修养，以期有为。

③ 等情：旧时公文、文契用语。常用于叙述下级机关等的来文終了时。

④ 第：但。

从前厅籍取入大定府学生员，均请系拨归厅学专管。惟廩生仅有六名，应照小学三年一贡之例，以免浮滥。其有厅籍生员充补府学廩、增者，应由学查明造册，申请详资核办，以规画一而符定制。至“愚添取拔贡一名，定例府学二名、州县学各一名，如无文品兼优者，任听缺额”等语。该厅设学百有余年，士子涵濡盛化，稽古好学，争自濯磨，不乏经明行修之士，未得仰邀盛典，非添取拔贡，似不足以鼓励人才。拟请援照贵州仁怀厅、贞丰州、荔波县等处小学取进四名，每遇选拔年分，考取拔贡一名之例，以下科选拔之年为始，择其文行兼优拔取二名以为定例，如不得其人，任听缺额，毋滥。俾边微下士，咸知奋兴鼓舞，砥节砺名，实于风俗文教有裨。等情由该司道府覆核，详请具题前来。臣覆查无异。除册送部科外，谨会同兼署云贵总督臣岑毓英、贵州学政臣韦业祥合词具题，伏乞皇上圣鉴，饬部议覆施行。为此，具本谨会。

学校

袁一琨

西区区立第一国民学校改设自民国七年，陆联书经手创办。学生两班，补助费六十元，由经费局取领。开设二年，成绩昭著。适值兵匪蹂躏，人民离散，是以中止。民十以来，袁一琨见学校废弛，成立改良私塾一堂，学生三十余名，学业颇有进步，百里外尚有负笈从学者。至十七年，匪事平静，陆联书复继续开办，成立国民学校，学生两班，补助费一百元，亦由经费局领取。所有不敷之款，系由本己自行酬款补助。报名学童来学济济，尚未有艾也。

学堂学校

昭

光绪二十八年，知县萧湘奉文创设学堂，与众绅议决，以麦戈寨公庄卖银二千两，改修文庙旧基址为县立高小学堂。委贡生赵昱经手，另委廩、增、附十七人协修。二十九年完竣，三十年开学，学生七十余人。民国元年，考选及格，毕业二十余人。五年，添设集义国民于武圣宫、守备署、城外刘公庙，三校每校学生四五十人。九年，场坝忠烈宫，赵昱于内设区立高等一堂，学生六十余人；国文专修科一堂，学生二十余人；国民学校一堂，学生五十余人；城内文昌宫门首，拔贡钱大昌创设高等小学一堂，学生五十余人。十一年，场坝学堂毕业二十七人，该处时当匪冲，学堂停办。城内学堂继办未息，十六年毕业二班，共三十余人。县立学堂设之较早而办较久，毕业十三班，共二百余人。学生以城场中区占多数，其升学者，中学居多。留学本省十余人，补助费每人

五十元；留学日本一人，补助费二百元。女学一校，系民国五年以清游击署改设，学生五十余人。速成师范附设于厅议会，学生系小学毕业暨清附生，共二十余人。十六年，县知事赵汝全复场坝学堂，推广四乡小学，令教育局长王显荣赶办师范生二班，共六十余人。十七年二月，毕业前班三十人，除晋省升学外，竟委充十七年城乡小学校之教员。现在教育经费总计一万二千余，如四乡普及教育时，费尚不至此。

学堂学校

王俊清

本境国民小校，于宣统贰年系区长李永昌暨已故之杨发科创始。以喃吡以角两场捐作的款，其余由城内经费局补助，并减征学费开支。开办后学生逐年增加，嗣因校舍被军队驻扎，又以匪势骚扰，隳颓已有年矣，竟迨我县座赵公来治此邦，于前春又特令飭区保恢复，今已将三年矣。学生人数亦逐年增加，其成绩之优能升学者五六人。私塾改良之制，从无人创首。

学校补

时丰里自赵县长汝全莅任，维持教育，推广学校。于民国十七年令委学董、校长、教员，在以钟开创国民小学校，学生约三十余名。每年由教育局补助束修百元，余费无着，筹措维艰，是以尚欠妥善。

学堂学校

民国六年，县长朱润周推广乡学，改良私塾，委木果底右佐臣充该处乡校校长。臣即协同堂叔相臣、纯武等新建校舍，召集学生数十名。又聘教员王永伦、左德俊等，教法良善，存积（成绩）尤优，学生名数年有增加。奈遇变乱，不得已解散。本里中心点原系拉呼，若恢复该校，全里子弟不难四面来学，加以热心办理，功业较他处易收。

鼠场既旺，又在本里东北，夷多汉少，野蛮之质未化，朴陋之性犹存。若在地上或就近成立一校，聘品学兼优教员以为模范，该处子弟固得习其礼仪，父兄亦得睹其文明。数年间亦或稍化野蛮朴陋之性质也，而为国家有用之良民。

学校

罗义星

杨梅树场市闹热，居民约二百余户。民国八年，设有初级小学一所，学生三十余人，后因匪停办。十六年，县长赵公热心教育，令该里区长李占华恢复。该里区长即建筑校舍三间于马场，学生四十余人。至五月间，又因匪停办。本年教育局推广教育，设初级小学校于杨梅树之忠烈宫，学生四十余人。惟该处钟、李二姓仇怨相寻，纠纷难解。时以枪林弹雨，决斗甚烈，居人惊惶特甚，不仅学校受其影响，而地方多有不能办之事云。

《民国水城县志》^①

康静山纂修

该志系民国十年（1921）由康静山编纂，藏于水城县档案馆。其《学校、

^① 惜笔者未见原稿，该志已点校，收入六盘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《六盘水旧志点校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605-608、614页。

书院》分学额、学田、书院、学堂进行叙述，保存了不少清末民初水城县教育文化发展史料。《艺文》收录陈昌言《重修凤池书院记》。

《水城县事杂述》^①

王宅书撰

该书系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由王宅书撰，记述了民国初期水城县教育局、宣讲所、教育会、平民学校、图书馆等发展状况，对了解民国初期水城县教育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。

《民国羊场分县访册》

民国 黄华清采辑

民国羊场分县访册卷二 建置志

学校

两等学校在新街北，濶五间，进深十余丈，有屋三层。旧名爱莲书院，系

^① 该志已点校，收入六盘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《六盘水旧志点校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，第 645-646 页。

安顺府知府周竹楼先生捐廉提倡，饬前郎岱厅景公晴岚督修，两边均石砖为墙，高山长主讲于前，张公瞻云振铎^①于后。嗣府厅代卸，遂废弛。至宣统初元，改为县立第二两等学校。操场在校门外，初乃王姓捐，为武人操场，继为把总练兵所。民国七年，奉令与官产同售。以校无操场，经教员黄华清承商夏团总谟，呈县详准财政厅长张，永作该校操场。已立碑，纪之矣。

《民国郎岱县访稿》

民国 葛咏谷等采访

郎岱县访稿卷五

学校志 文化 黉宫 学制 书院 学堂

文化

郎岱僻处群山之中，建设较后，以是文化亦较迟。虽于雍正九年设厅治，

^① 振铎：谓从事教职。

然是时附学于郡。至道光八年，由十三家首人呈准，颁学十名，是为郎岱有学之始。于是建学宫、书院及学署，置学正、山长主之。每逢朔望，召集诸生讲解经义并出题课士。自此以后，英杰之士代不乏人。同治十年，重修圣宫书院。光绪二十八年停止科举，山长、教谕同于此时撤销。宣统元年己酉，为特科考拔，此科选贡为李钟岳。

黉宫

道光八年，岱绅张懋德者，既请颁学额，奉旨允准。至自京复，集绅耆十三人创建黉宫^①、学署、明伦堂。十三人皆急公好义，学正吕均赠之诗以纪其为人，语载《文苑志》。黉宫居城北隅岱宗峰下，高低大小皆如制，计大成殿三间，两庑各七间，大成门五间，棂星门一，泮池一，礼门、义路各一，与宫墙相连。道德坊二，照壁一，崇圣宫三间，崇报、节孝、乡贤祠各三间。学署正房三间，两厢房各三间，下房五间，仪门一间。明伦堂三间，建于署后，黉宫右侧。翌年均落成，统计木石、砖瓦、工资约二千余金。除阖邑捐款数百金外，皆张绅及十三人足成。先是，十三人中有张玉亭者愿独力建大成门，计费百余金，及各工俱竣，复虑春秋祭祀及随时岁修未备，复自捐七十余金以为众倡。于是城内外及各里人士争以资助，均置田产。据嘉庆间册，岁收约三百余石，除祭祀、岁修外，均作书院束修、膏火。及咸同匪变，诸生之不肖者日侵月蚀，

^① 黉宫 (hóngōng): 学宫。

产遂日减，今之所存不及半数矣。

学制

雍正八年，设厅治而学制阙如，每童子试皆附安顺。岱人不便之，常以为请。当道谓同知：“无设学例，屡格不行。”道光八年，岱绅张懋德者起而独任其事，谒厅丞丁怀甫陈述其意，谓：“国家设学以作育人才，供国用，期治平也。苟有可造，虽蛮荒犹当许之。今谓厅无设学例，岂以厅人非国民耶？抑谓其人不可造就耶？此于国家育才望治之意相去远矣！今天子圣明，纵有是例，亦将除之。况本无是例，特当道者厌其烦难耳。公今父母斯邑，不此之图，将何以上报国家下慰斯民？”丁闻之悚然动容，据理上详。张恐仍有所阻，独至省谒各长官，面陈一切，得如所请，为入奏。张复不辞劳瘁，至京师斡旋。仪部奏上，奉旨允准，设学如例，额定弟子员十二，廩十五，学正一，裁永宁教谕补授厅试，由厅办理，府、院试皆赴安顺。惟厅无试院，借用厅署殊不便。咸丰二年，厅丞周竹楼始捐廉建筑，颜曰“基元试院”，至是始稍稍完备。岱人复捐资置卷费田，岁入谷四十石归署礼科经收，厅府试卷亦即由礼科代备。惟学田积资未就，学官无他补助，故历任皆于新生之印费锱铢^①计较，视市侩尤有甚焉。及新生游泮后，各鸟兽散，与学正亦不相闻问。盖自设学以至废止，皆如是云。

^① 锱铢 (zīzhū) : 旧制锱为一两的四分之一，铢为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。比喻极其微小的数量。

书院

张绅懋德与十三绅耆，既建黉宫之，次年虑学者无地研习，乃复捐资建书院。张绅固不甚裕，至是产几尽，而十三人中亦有力难再举者，然皆勉为撑持，期竟其事。阖邑人民大感动，输将者遂益踊跃，有捐材木者，捐砖石、灰瓦者，捐房屋、田地以供膏火者，不及一年，事复成，名曰“岱山书院”。以其地居岱宗峰下，黉宫左侧也。计山斗堂上下左右共十间，讲堂三间，东中西前后斋房二十五间。竹影、松声山馆及荡胸轩各三间，藏书室三间，入德之门一间，过厅一间，门斗、看司及厨房共六间，回廊、垣墙、艺圃俱备，合计工料费二千余金。又购买学庄、膏火田，岁收租三十余石，连同各捐产及黉宫余租约一百余石。每岁聘山长一、监院一，生徒常住数十人，弦诵之声不绝。自是，郎岱学者日盛，风俗为之一变。咸丰二年，厅丞周竹楼以岩脚、落别两处，人烟稠密不减治城，而相去较远，虑寒峻不能负笈，复于两处各建书院一。规模虽较岱山书院稍逊，而无一不备。岩脚曰“爱莲书院”，落别曰“悬鱼书院”，皆周丞所命。翌年落成，各聘山长一、监院一，生徒亦各数十。束修、膏火除周丞捐廉外，由各地捐产助之。未几，落别遭仲匪蹂躏，付诸兵燹，产亦荡然。岩脚亦因匪扰，学舍虽存，而学产则化为乌有，生徒不复再聚。惟岱山书院不稍辍，惜于试帖八股外，未尝他及也。

学堂

本属之设立学校，始于光绪二十八年。是年，科举停，即就书院改设中学堂，置堂长以主之。三十二年改为高等学堂，于光绪三十四年增设初等学堂。民国元年加办地方简易师范，民国三年改为学校。岩脚、六枝、营盘、二塘相继成立。主管学校之机关，民国以前隶属于厅。民国二年设劝学所，置所长并附设视学员，然皆有名无实。至民国十五年，改劝学所为教育局，为县组织四局之一，教育实行独立。图书之收藏，私家及公家颇形寥寥。民国十九年，虽由教育局买有《万有文库》一部，至今尚未见到。对于社会教育，设有宣讲员、民众学校，力谋举办。

备注：《民国郎岱县访稿》卷七《艺文志》载邹鸿儒《清厘岱山书院记》，

周夔《基元试院记》，周夔《添设书院并立章程序》，周夔《添设四义塾序》，周夔《先正养蒙格言序》，李钟岳《请颁学校十三君咏》。

《民国思县志稿》

民国 杨焜修 涂芳藩纂

思县志稿卷四

学校志 学校 书院 义学 学堂

兴学敷教，移风易俗。学校之设置，乃造就人才之始。学校之兴废，实爱士惜民之表。清末于兹废科举、兴学堂，变化万千，盛事将临，未尝不歎歎感叹，颂守土者之德焉，作《学校志》。

学校

思州府学，在府治左东向。明永乐十一年，知府崔彦俊建。成化间，知府王常改建，迁府治前南向。嘉靖元年，知府张柱重修。万历十年，知府蔡懋昭改建，正癸丁向。明末毁于兵燹^①。清康熙六年，知府陈龙岩重修。《蒋志》。光绪二十一年，知府余云焕建议，欲改建文庙于府署地，移府署于右侧，以工巨款大，遂寢其事。

^① 兵燹 (bīngxiǎn)：因战乱而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害。

庙中殿前有古松、丹桂各一，传为元时人手植，额设教授一员，训导一员，岁取文武童生各十六名，科取文生十六名，廩、增生各四十名，每岁一岁贡。

书院

旧有思旸书院，在城东对河都哨街。清嘉庆十三年，知府张经田与城绅耆修建，原名“菁莪草堂”。道光二十七年，知府祝祐莅任，延集城绅、士子商议，就“菁莪草堂”更名为“思旸书院”，募捐重修，中系山斗堂，左右两厢为士子住宿舍，共计三十二间。

义学

《通志》云：“思州府旧义学，康熙四十四年建。雍正十一年，知府褚世倬重建。”后废。迨道光二十六年，邑人刘铎、刘致安、刘致静、刘致定等另创蔚文义学于城内新街，自捐市谷十石，以作每年延师教授闾街学生之资。科举停后，归并学堂。

学堂

停科举，兴学堂，思郡始于逊清光绪二十九年，知府吴嘉瑞设官立中学堂于思旸书院，养蒙学堂于府城内，以旧有书院田租及提城乡屠斗各捐以充经费。三十一年，知府潘盛年改官立中学堂为官立高等小学堂，改养蒙学堂为官立初等小学堂。宣统二年，知府江志伊奉礼筹办中学堂，因筹款滋事，学堂竟被暴民打毁，继任知府方正仍竭力维持，赓续办理。

备注：《民国思县志稿》卷九《艺文志》载钱桂《修建思叻书院序》，张圣佐《修思州府学魁星楼记》，陈元《菁莪草堂记》。

《民国麻江县志》

民国 拓泽忠 周恭寿修 熊继飞等纂

麻江县志卷八

营建志 学校

学校是也，而其实非。清代之科举，义学、学官、书院，举不能践教士之职。莫子偲《送郑子尹之古州校官序》^①所由概乎言之也。海禁既开，竞言设校，虽亦三代庠序之遗意，而组织设备迥乎尚矣！麻江学校沿革于各县，无多异，然为政在人，举息不常。依次比述得失，自见所望，取鉴者去其误失，迈其进程，无一得自画也。

^①《邵亭遗文》卷四《送郑子尹署古州厅训导序》云：“呜呼！学校是也，而其实非也，西南其尤者也。师弟子孳求，科举利禄也。高头讲章外，皆杂书也；八股八韵外，皆杂学也。故虽有四子五经，问以考躬制事，茫如也。然而尤其者也。课艺之不知而束修之计也，举业之不事而诟讼之资也，滔滔者皆是也。矧古州之汉夷杂也。然而君子无陋居也，且其学新立也，新又易以动也。王江者，刚水也；毋敛之东南陬，尹公之乡县也。吾子南、中、北学归渊源于乡人，宜也。如其久也，荆州可再出也。然而其端可引也，其成功则天也。愿吾子之勉之也。君子不以一日忘百年。道光乙巳正月谷日。”详见莫友芝著，张剑、陶文鹏、梁光华编辑点校：《莫友芝诗文集》（下册）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616-618页。

麻江学校，元以前不可详考，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诏诸土司皆立儒学，其时有麻哈、乐平、平定三司，仍不闻有学。孝宗弘治七年置麻哈州，隶都匀府。而州附府学，乡举则置省之。初令就试湖广，宣德四年令附云南乡试，定贵州取中一名，七年取中五名。正统六年，取中七名，以后渐增至廿一名。嘉靖十六年，贵州始与云南分闈，解额二十五名。二十五年，增额五名，后增为四十名。清康熙二十七年，贵州巡抚田雯^①请建州学，并定学额为八名，未奉施行。

附田雯奏疏：窃维全黔边徼遐陬，民苗杂居，礼让未兴，剽悍成习。我皇上道隆德盛，典学崇儒，文明光被，而芹藻之子均沾教化，秀顺之民咸沐恩泽，固已彬彬称盛矣。臣忝任抚黔，以敦崇学校为先，盖学校之关系，乃风俗人心之根本。礼明乐备者，犹将踵事增华^②；简略因循者，曷可不乘时兴举？按永宁、独山、麻哈三州，贵筑、普定、平越、都匀、镇远、安化、龙泉、铜仁、永从九县，尚未设学校。据该士子纷纷呈稟，荒寒之士，励志芸窝，登进无自。臣偕司道诸臣等议，建学育才，似不可缓。凡一切庀材鸠工，未敢仰希公帑，而题额芹堂，御书首重，前奉颁赐，尚余八幅。理合吁恳睿慈，一视同仁，勅部再颁四幅，以便制匾恭悬。至于额进童生，查贵筑为省会附郭之县，谨拟照大学考取十五名，余则概照小学考取八名。武生贡廩一循定例。而行董率^③职官，贵筑应请部选训导一员，余俱暂以附近教职兼任，俟人文浸^④广，另议专官云云。

三十八年，巡抚王燕^⑤续奏，始得请。附王燕奏疏：窃维振兴学校，乐育人材，乃致治之盛事。我皇上亲幸阙里，鼎新圣殿，重道崇儒，诸巨典度越百王，先昭千古，所以薄海内

① 田雯（1635—1704），清初大臣，字紫纶，亦字纶霞，号漪亭，自号山姜子，晚号蒙斋。山东德州人。康熙三年（1664）进士，康熙二十七年至三十八年（1688.4~1691.9）任贵州巡抚，见贵州经济文化落后，致力发展当地文教事业，通过增建县学，整修书院，奖掖黔中人才，使黔省文风日盛。

② 踵事增华：继承前人的作为而使之更美好。

③ 董率（dǒnglǜ）：亦作“董帅”。统率；领导。

④ 浸：古同“浸”。

⑤ 王燕，字子喜，顺天宛平人，清初官吏。康熙三十七年正月至四十二年六月（1698—1703）任贵州巡抚，建学设官，减赋税，善拊苗人，颁条教，推动了贵州社会发展。可参侯清泉《贵州历代职官一览表》，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，2003年。

外，一道同风，无不沐浴，咏歌于声名文物之内。黔虽僻处边陲，甄陶既久，亦已斐然可观，又蒙增广乡试中式之额，益加鼓舞。惟因开辟初年，人文寥落，学校之制尚缺而未全。各州、县、卫，有未设学宫者，有学无官而附试他庠者。无学宫则不获观俎豆声容之盛，而陶淑^①无由；附试他庠，则不免跋涉险阻之劳，而单寒致阻。臣愚以为大化^②翔洽之时，不可不具备其制也。况今国家武功赫濯，文教诞敷，无远弗届。黔地民苗杂处，加以鼓舞作兴，则士风既奋，而旁夷亦得观感于弦诵诗书，以化其犷悍之心，诚渐被遐荒之要道也。臣莅任后，据举贡生员周文侯等具呈，请将未设学之州、县、卫，及有学无官而附试他庠者，援例题请添设。经臣行据布政司贵东道参议罗暹、提学道金事卜景超会详覆，请援滇省和曲、禄劝等州县建学设官之例添设。等情。前来臣覆加查核，应将附学之清浪卫设教授一员；又附学之开州、广顺州，并未设学之永宁、独山、麻哈三州各设学正一员；又附学之普安、余庆、安化三县，并未设学之普定、平越、都匀、镇远、铜仁、龙泉、永从七县各设训导一员。进取文武童生照小学例，每学考取八名廩贡，循例遵行。庶附学之生童，免裹粮跋涉之苦；无学之州县，有师儒肄业之地。至如未有学宫之州县，则公同捐俸建设，其官役、俸工，照全书额编支，给汇册报销。从此全黔士子愈感恩踊跃，争自濯磨，仰副圣主储才之盛典，行见人文昭宣，风俗日兴于仁让矣。每三年大比，岁试及科试

文生各进取八名，武生半之，廩生、增生各二十名，二年一贡。按：明洪武时设生员之数，府学四十名，州、县以次减十名，月食廩米，人六斗，有司给以鱼肉。未几，即命增广不拘额数。宣德中，定增广之额，外府四十名，州、县以次减十名。成化中，定土官子弟许入附近儒学，无定额。增广既多，于是初设食廩者谓之廩膳生员，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。及其既久，人才愈多，又于额外增取，附于诸生之末，谓之附学生员。凡初入学者，止谓之附学，而廩膳、增广，以岁科两试等第高者补充之。非廩生久次者，不得充岁贡也。士子未入学者，通谓童生。当大比之年，间收一二异敏，三场并通者，俾与诸生一体入场，谓之充场。土中式即为举人，不中式仍候提学官，岁试合格乃准入学。生儒应试每举人一名，以科举州人为率，屡广科额，举之数亦增。及求举者益众，又往往于定额之外加取，以收士心。凡督学者类然。神宗时，张居正当国，核减天下生员。督学奉行大过，童生入学，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，见《明史·选举志》。而清初，乡举减解额为二十名。康熙三十五年，增为三十名，副榜六名。雍正七年，增为四十四名，副榜八名。乾隆二十四年，复定解额为四十名。光绪八年，递

① 陶淑：陶冶使之美好。

② 大化：广远深入的教化。

增至五十名。国家遇有庆典，或特开恩科、或广解额五名十名不等。又直省选拔贡生，每十二年一举，由国子监疏请得旨下部行，直省学政于科考后，合岁科两试，优等生员择文行兼优者，府学二人，州、县学各一人，此科举之制也。

顺治元年，题准^①：各府、州、县每乡置社学一，择文艺通晓、行谊谨厚者充社师，免其差役，量给廩饩。麻哈社学无考。康熙四十四年，贵州巡抚于准题请各府、州、县建义学，俾土苗子弟入学肄业，奉旨俞允。《贵州通志》称：“麻哈州义学在城南旧学宫门外，康熙四十四年建，是也。”康熙五十八年，知州吴秉正建书院于城东学正署前，知州胡其治名之曰“三台”，以城东三台山为名。

嘉靖八年，知州郑吉士重建讲堂五楹。十年，知州庆祥建前厅三楹，俱未落成。

十三年，知州徐凤嗜完之，为置膏火田。附徐凤嗜碑记：三台书院者，康熙时州刺史吴公秉正所创，而胡公其治。因以城东山名，名之也。岁久倾废。嘉庆癸亥，石屏郑公吉士就其址建讲堂五楹。乙丑，长白庆公祥又建前厅三楹，虽规模略具，而均未落成。余下车来，常以振兴文教为念，谒书院见铜鼓^②、玉屏、凤凰、天马诸山左右环拱，有扶舆磅礴气，而贵人山耸秀于中，更有三台之壮，天象之文星巍然峙立。故士夫多直，实重名义，科第簪纓^③，绵延不绝，此固志古者有所感而兴，抑亦山川之灵秀，钟毓于斯也。顾房廊不足以蔽风雨，而馆谷又甚微，往往裹足，无肄业其间者名为书院，几与无书院等，揆诸培养人才之道阙如也。余因与博士暨司事人等清查书院遗产，议以岁入租谷，积五年之蓄，权予毋置田园，供异日膏火之资。并捐廉俸为倡，劝令州之士民争先输财，以新舍宇，于是完其厅事之。未葺者筑其垣墉之，未崇者廓其隙地之，未构造者增旧之所无，新旧之所有，鸠工庀材，不日葺^④事。又以城中无水，于书院前凿一大池，就其清而可饮者，掘为井。既甃既泓，甘泉涌出，因在贵人山麓，遂定名贵人泉。

① 题准：奏经皇帝批准。

② 鼓：古同“鼓”。

③ 簪纓：古代达官贵人的冠饰。后遂借指高官显宦。

④ 葺(chān)事：事情已办完。

爰进州人士而告之曰：“人之不可无学，犹人之不可一日无水也。逸居无教，是渴而不饮也，弄笔墨邀利达，是潢污行潦之水^①也。若夫守孝弟，崇廉耻，修经术，是则书院乐育之本原，犹源出不穷之水也。兹书院成，醴泉出，大雅成材之兆欤！余以贵人名斯泉，亦犹胡刺史之以‘三台’名书院之意，所期望于诸生者，不浅也。”众以为然，故记之。主其议者学正黄平王君源远、司训开泰彭君元、少尹粤东吴君锡麟；司其事州绅士吴君正达、艾君佩莲、顾君海、罗君希夔、周君以阡、艾君佩荪、夏君鸿时、顾君溱、喻生希伋、刘生宦、杜生耀祖、顾生澍、陈生焕禹、钱君佩琛、李生肇椿、周生以潜，例得连而书之。时嘉靖十三年戊辰冬十一月上浣。咸丰戊午毁于乱。

同治十三年，修复即为州试考棚。光绪二十四年，诏各省筹设学堂。三十二年，知州吕锦纶奉饬于城乡设学堂。集绅议，照花户出谷挑数劝捐，每谷一挑，捐钱四文，设城中小学三，曰养正、广化、新化。东乡瓮里小学一曰里仁，宣威小学一曰宣仁，笔架山小学一曰云海；南乡陆家桥小学一曰修猷，蛇场小学一曰蒙正，抵珍小学一曰育才，落户小学一曰端正，羊场小学一曰端文，谷硐小学一曰洞达；西乡大良田小学一曰大文，张冲小学一曰嵩高；北乡小学，二曰仰古、扬远，下司小学二曰务本、和平，青岗林小学一曰青云。每岁给钱六千文。又选士适日本学师范，并募获城中建校经费银千六百两。附吕锦纶申覆布政司文：案奉藩宪札转奉抚宪札开，案奉现准电传，奉旨停止科举，振兴学务，严饬各属赶紧于城乡各处，编设学堂，慎选师资，广开民智。等因，钦遵。饬各属认真办理，并饬将有关乡会、岁科各试棚卷费，册资、赏仪及宾兴等各项各费，无论公集私捐，存银置产，均应逐一查明实在数目，造册、申覆、查办。等因通饬在案，查原有各款，无论应提应留，务须全数造册以凭核，饬遵办不得以空文塞责，合行填发三百里排单^②，饬催为此。仰该州遵照，限札到五日，即查明

① 潢污（huángwū）行潦之水：语出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：“苟有明信……筐筥錡釜之器，潢污行潦之水，可荐於鬼神，可羞於王公。”意谓只要诚信，即使潢污中的水也可以用来祭祀鬼神。后以“潢污”谓诚信。“行潦”指祭祀或进献用的酒食。

② 排单：清代驿站传递公文填注的单据。《清会典事例·兵部·邮政》：“军机处发交公文，各省、州、县驿站接递时，将限行里数、接到日时及有无擦损拆动之处，于排单内注

历届岁科各试筹备经费，但系有关试事之款，无论公积私捐，均应逐细查明，造册飞报。并将现在已设学堂若干所内，有学生若干名一并迅速分晰开明，据实申覆，无任仍前玩延^①，致干未便，火速飞速，毋违，计发排单一纸，仍缴。等因，奉此。遵查单州试事各款，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奉前抚宪札，饬开报遵，即逐一开具清折，逐报在案，迄今未奉。饬遵至单州劝办学堂，现在略有端倪，前经城乡绅耆、士民公同筹议，按照花户出谷挑数劝捐，每谷一挑，捐钱四文，每年可捐钱一千六百串文，即城乡编设蒙小学堂。常经费拟以糞仪、试卷、棚费各款，作城内较高学堂常经费。以前公议劝捐之款，除还职塾，送学生出洋经费，及去岁创办学堂规模薪资外，余作修建城中学堂及购备书籍之用。惟是麻哈地方偏小，苗居多，所筹之款实难充裕。亟宜延聘多数合格师范，必难其人，而经费无多，外来者必嫌薪薄，拟从权办理，暂以地方人士中品学兼优者为师。自行招学生至二十四人以上为一堂，每年送束修钱六十千文，摘抄初等章程，发给照式，课以修身、艺术、历史、讲经，并授以虚字、实字连缀之法，其它科学俟出洋学生熊继飞回黔，师资有人再行补授其课程。限半年考试一次，合格者升入城中学堂，办事违章者记过，甚则易人。于本年正月十五日以前由招生之举贡、生监将所招获之生造册、送核，并将设馆处所及生年貌、籍贯切实注明于名册下，定期于二月初一日一律开学上课。取得随时委生或亲出考验，俟城内学堂修成后，旧即为乡学升学之地。等情会商，面禀前来，当经职细核所议，尚属妥协，自应照准。一面委绅觅匠开工，一面出示晓谕，城中举贡、生监按照所拟，招集学生，册报开办。现据城乡具报，已经开设十九堂，拟俟办有成效，再行申报。附吕锦纶三十一年十月申覆清折：一棚费，每届岁科试由官摊解票银叁百贰拾两，职任内自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底止，甲、乙、丙三年，共摊此数此项银两，于五月内学宪按临时由职如数解清。应俟丁未年正月初一日另行起摊，始有成绩。一单州应办试差夫马尖宿站费，原拨有田一千挑徐，前署州杨牧兆麒禀准变卖修理衙署，去田三百九十余挑外，每年实分收市斗谷贰拾柒石，三年约共收市斗谷捌拾壹石，归办差之员承收。约不敷银二十余两，亦归办差之员。自垫甲、乙、丙三年谷石，于五月内学宪过境，已由职先垫办差。应俟丙午年，秋后始有存积。一单州每届岁科，州、府、院三考试卷册费，笔墨、纸张、投文卷箱及礼房常年办公灯油、饮食、送考盘费原拨有田六百挑，约共实收市斗谷九十石，由礼房自收承办。应俟丙午年，秋收时始有存积。一单州属原拨糞仪田七千挑，每年实收市斗谷三百一十石零，两学官各按年支六十石，自十月初一日起至九月底止，各支市斗谷一百二十石，火食谷二十四石，监院一人支谷十二石，经管、斋长三人各支催收谷价，夫马薪水谷一十五石，上纳条粮二十二石，因不敷开支，由四乡劝捐银五百两借放民间生息，先年每两收息谷市斗一斗八升，共收息市斗九十石，除添支各项外，余谷即作宾兴。自光绪二十年

明，传至末站，缴部查覈。”

① 玩延：玩忽延误。

五两，共银五百六十一两。此项同前，可作学堂经费的款，合并登明。附光绪三十一年巡抚林肇年札文：案准电传奉旨，所有乡、会试一律停止，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，其以前之举贡、生员分别量予出路，责成各该督抚实力通筹。严饬府、厅、州、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，慎选师资，广开民智。等因。亟应钦遵办理，惟查学堂，以师范为要，举贡、生员出路亦必以任管理教为多，而尤非筹款有著，无从议办。黔省素称瘠苦，另筹他款，或有需时日，即以各属原供乡、会科岁试公私应用之款，移为中小蒙学各学堂之用，直不啻取携自如，无待筹措而已备。除行司会同高等学堂查明历届科场经费，核议详办外，合亟札饬为此札。仰该州遵照，立将该州所属城乡远近，历年筹备童试、院试、优拔试、乡会试等所需卷费、册费、黄仪费、贽见费、修理考棚费、供应主差试差夫马尖宿费、摊解学院科岁两棚费、考送士子宾兴花红费，勿论公集私捐，存银置产生息，或临时按数抽收，或由官自行拥解，或虽无名目可指，实为人所共知，但系试事会用之款，均即逐一查明实在数目，始末缘由，妥为存储。不准藉端挪移丝毫，倘有遗漏违误，一惟该州是问。如有刁绅劣矜敢于把持隐匿，许即详革，稟候提究，绝不宽贷。科举既停，非学堂无由出身仕进，而非经费无以广设学堂，多储师范，想该州及各绅耆等，情殷培植地方，必能仰体斯意，实力遵办也。悬案以待勿延，切切，特札。继任知州张肇铨即将书院故址改建

两级小学堂，逾年成。计正室五间，以中三间为礼堂，左右为教员室，前室七间中作过道，两侧为讲堂二，又前五间中为走廊，左右为校舍，又前左侧三间为头门，而礼堂左侧连建二间作储藏室、厨房，四周缭以围墙，是为今制学校所自昉。三十四年，知州吴祖悌建下司两级小学堂。宣统二年，知州王百锐提前州归官之屠捐及各市斗息充学款，始扩城中学级，加办实业小学、女子小学，及师范班各一所。四乡各就公所设简易小学，二十有五。南乡新场、落户、羊场，东乡宣威，西区大粮田初级小学亦于是成立，其后微有损益。附宣统二年欧阳朝相《视察麻哈州学务报告》：一官立高等小学堂，原为两等。本年上学期高等推班，因移小于校后之学署内，讲堂二。堂长熊继飞即劝董，正教员万大章、罗福田、副范冠群、阎铭新，堂长及万、范为该堂最得力之员，三级生二十三名，一级二十八名，国文讲经甲为优，科学记忆乙为优。该堂缺点：图画少规则，作文逾期不改发或竟不改，改亦字迹潦草，至不能认。月考卷编订无次。当即条达监督，饬令该堂改良。一官立两等小学堂，设下司场。正教员宋翱、副李茂江、熊起瑞，高等、初等各二十四名。该场为麻哈，属水陆要区，商业颇盛，岁入经费由屠斗船

等捐入，钱七百余千。该堂原为初等，学生求改办两等不得，几至解散。孙牧请为考升高等一班，虽程度稍低，然愤勉之情尚可观也。一官立初等小学堂，设城内学署。正教员顾培清、副王明熙、熊树文，学生二班，甲十七名，乙二十四名，甲之优者均升高等，存者讲明，颇亦不差，惟旷课生常居十分之二一。简易小学，城中一所，乡间二十四所，经总董调查办理，不实者撤去六所，尚存十八所。办理照章者，本城而外，惟有甘棠、翁堡、宣威、平定等处。缘该处劝学员蒙德馨、李祖勋等热心教育，故能特著成效。再简易小学经费，每堂钱五十千文，王前牧百锐创办之时，无有合格教员，都令旧塾师暂行开学，随即选塾师之优者入城学习师范，已于八月毕业。孙牧拟令各师范生自归组织，学堂成立后，由各区劝学员查实稟报学生名数，给其经费。劝董覆查有不实在之学生，即责劝学员赔偿经费。倘能实行，当不致浮报学生也。一简易识字学塾，设文昌宫，学生三十余人，系初等教员顾培清等尽义务讲授课，每夜二时授国文、算术。一民立女子小学堂，今年九月假寿佛寺开办，无住堂专员，系高等教员周铭新等轮班上课，每日三钟，学生来去不常，亦未解足。一实业小学堂，拟假文昌宫开办，现已出示招生教员，拟聘农林别科毕业生周锡麟，再该州劝业员艾绍儒究心实业，拟有劝业公所办法简章，以蚕业为主，家蚕则提公款购桑秧给民栽种，山蚕则集股试办，以桐、茶、樟、楮等为副，劝民自种。孙牧亦拟送学生赴遵义学蚕桑。一劝学所，总董熊继飞实心任事，劝学员李祖勋、劝德馨、罗家桢、夏家煌、罗钟明岁入屠斗捐，黄谷及谷捐各项银一千七百七十两，岁出本城两等及劝学所一千三百两，津贴学官五十两，修缮一百一十两，教授用品及杂项三百三十六两，简易十八堂六百两，师范生火食一百八十两，共合二千五百零一两，每月收支照章榜示。又改良条陈：一、高作文每星期二次，宜减一次，但每作必改，发卷不得逾一星期；二、高小甲班宜加温课，钟点于星期日或夜间；三、教授图画宜绘上墨板；四、宜令教员值日管理；五、理科试验器宜略具要者；六、考卷宜依等第编订；七、初等小学生宜实行强迫来堂；八、城内简易小学讲堂，宜加增采光线；九、女子小学宜置住堂专员，添招学生，增加钟点；十、实业学堂注重农林，宜设试验场。民国元年，屠斗捐为四乡挪用，城中学校仅存两等小学，各一班。乡校则下司、新场、养场三所而已。四年，复宣威、乐平、大良田各校。七年，城校始多扩充。附熊继飞《县城两等小学堂记》：今之学堂即前之书院也，前时之蒙养义学即今初小校也。前日之书院肄业者，虽系拔取俊秀。上焉者，仅习八股，猎取虚名为极则，然为数不多，入世后，毫无用也。下焉者，又属有名无实，此易穷宜变也。今之高小，习其普通常识，为入世之所需，且毕业额数无定，寓宁阙毋滥之意较善也。城东两级小学堂一所，清光绪丙午就书院地址改造，创之者吕牧锦纶，继成者张牧肇铨，董其事者周君崧培、王君圣培。飞承乏学董，是年，教职仅二员，学生四十名，经费由黄仪、棚学各租开支。宣统二年，王牧百锐提全州归官之屠捐及各市把持之斗息，扩充学款，添城中高初各一班，师范传习所一级，又实业初小及女初各一班，教职共增十员，飞及罗福田、万大章、万上章、刘崇本、黎国梁、罗清和、熊树文、顾培清、王明熙，学生至一百四十四名。

四乡简易小学，各就公所设立二十五堂。先是，吴牧祖悌仅提下司屠斗捐、船捐、杂捐委该地罗君钟明承修两等小学堂一所，于该场营上。教职四员，为李茂江、宋翱等，学生五十六人。至是年，王公委南乡新场李君学玺，以该场屠斗捐创修初等校一所，于该场关帝庙之侧。教职三员，学生三十七人。又委东区蒙德馨，以屠斗捐创修初等校一所，于宣威司城隍庙之侧。教职三员，学生三十一名。改革后，屠斗捐为四乡挪用，城中仅两等，各一班，校长范冠群、教员熊友麟、周锡麟、周兆南、熊树文、艾绍儒。乡校仅存下司、新场、羊场三所。民国四年，田县长复宗莅任，恢复宣威、乐平、大良田各校。七年，谢县长国佐委飞仍长各校，扩充城中高小、国民各二级，教职七员，学生一百一十三名，在百里之邻封亦遣子弟入学。念自设学以来共十五年，其中之消长皆视地方之长官及办学之人而转移，而城校之设备尚未周也。谢县长诣校，以前修布置未善，校舍多，而讲堂仅二，且拥挤，不适卫生，欲化无用为有用，奈无经费。飞乃与同事周君锡麟等议，撤议事舍五间，添瓦一万，建于操场之右，以作外来学生宿舍。每间制连床二，长凳二，长桌一，共容学生四十人，又就上副斋改修讲堂一，教员室二，内制长桌凳各五。稟商谢公，飭由经费局照办，不阅月即告成。飞因今日之稍具规模，实赖贤长官之提倡，亟识之，使后之来者有所考焉。十三年，滇军寇黔，麻属各校受躏，弦诵竟辍，校舍亦多毁。十六

年，始克，恢复。附熊继飞《恢复学校记》：天数虽变，人事宜修，此君子有补天之说也。民国甲子、乙丑两岁，滇军蹂躏吾黔，麻哈尤当其冲，学校概被折毁，其它可知。读史见黄巢、李自成等贼残杀甚矣，乃于庙宇学校犹示保存，谁知军反甚贼耶！丙寅岁，我肇基刘县长奉令来麻，飞适避秦于锦屏，虑子侄失学而归视之。县长曰：“此时人心已坏，宜讲学以回世运。”并纳地方人士言，亟约飞商复学校，飞以哀鸿初集，学校破产，恐徒托空言，未敢拜命。继以省义賑会颁賑款，惠元元，飞负县支会副会长职，不得不出参议。未，刘县长复提前约，并任以碾捐，先恢复校舍。飞感其诚，拔茅马君子藩，又乐以百金以上之借款捐出补充，飞独何心，尚敢执苟全身命，不出问世之心耶！秋八月中旬，已毁之校舍，果赖刘县长亲视修复。飞乃甘为冯妇，复出长校，并继续商承刘县长完全修复，至丁卯春，各工始竣。计用大洋四百数十元，修复讲堂五所，校舍一十六间，什物略备。百里之外学生悉来就学。已废之文昌宫亦略修讲堂二间：一作女校，一作幼稚园，悉招生而课焉，皆刘县长以人事之修，而补天数之缺也。刘县长又划归原有糞仪、屠斗捐各学款，许士绅揭前弊，混将学租田、棚田等，申请省主席及教育厅官产处周、李两公，仍归还学堂作全县学务经费，乃令下司、宣威、新场、落户、五寨等修复开学焉。飞恐日久将有不肖者，从而坏我公物，徒劳官绅之苦心经营，用备志之，使后之人知一木一石来处不易，共相保存，而扩充之永惠子弟于无穷也。

备注：《民国麻江县志》卷二十三《艺文外篇下》载欧阳朝相《代理贵州省立小学堂长训诸生辞》。

